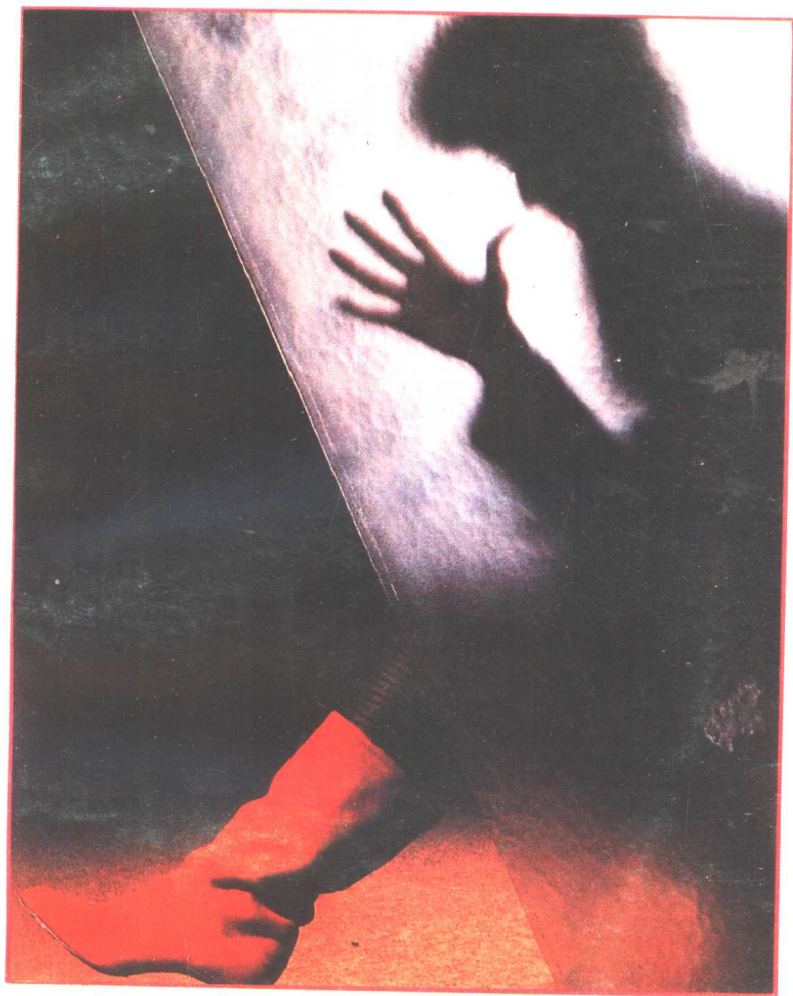


● 一个青年浪迹美国的荒唐奇遇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著

阳天 艾瑜 译

生死不明的人

生死不明的人

[奥] 卡夫卡 著

阳天 艾瑜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69,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407-0666-X / I · 477

定价: 3.50元

目 录

司 炉	(1)
舅 舅	(37)
纽约的乡村别墅	(53)
通往拉美西斯的道路	(95)
西方饭店	(128)
罗宾申事件	(160)
避难	(205)
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	(268)
译后记	(293)

司 炉

卡尔·罗斯曼十六岁时被他的薄情的父母放逐到美国，因为他受家里一个中年女仆勾引，和她生了一个孩子。当他乘坐的海轮渐渐减速，徐徐驶入纽约港时，最先扑入他视野的是那尊早已名闻遐迩的自由女神的情影。女神站在骤然强烈起来的耀眼阳光下，仿佛不久前她才向空中高举那只执剑^①的手臂。自由的空气在她四周融融飘逸。

“真高呵！”他愕然地喃喃自语，一点儿也没想到应该离船了。携带行李上岸的旅客象潮水一样拥上甲板，他被人群挤得贴在轮船的栏杆上。

“喂！您究竟还想不想下船？”一位在途中刚认识的年轻旅伴走过他身边时喊道。“就来。”卡尔脸上露出自负的笑容。他满不在乎地洒脱地把箱子扛到肩上，因为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同时，他目送着那位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那个年轻人摇动着手中的拐杖，随着上岸的人群慢慢地向前

① 女神手举火炬，并非剑，但原文是剑。——译注

走着。这时，卡尔突然想起他把雨伞忘在船舱里了。他心急火燎地向这位显然不太热心的熟人求情，恳求稍稍等他一会，照看一下他的箱子。他仓皇转身看了看眼前的场景，以免回来时找不到地方。到了下面他懊恼地发现那条本来可以节省时间的、一直畅通的走道被堵塞了，这大概是船舱里的旅客走光了的缘故。于是，他不得不攀着一道又一道扶梯，沿着左一弯右一拐的走廊，艰难地寻找着，中途还穿过一间仅摆着一张办公桌的舱室。因为这条路他充其量只同许多人一道走过一两次，非常陌生，最后他终于迷路了。他忐忑不安，慌了手脚。而且走廊里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只听见头顶上有数以千计的人踩得舱板咯噔咯噔响，以及从远处传来的已经熄火但尚未最终停止转动的机器还在扑哧扑哧地呵气。他急得团团转，于是神志昏昏地站在一扇随意碰到的小房门前，不加思索地使劲敲门。

“喂，门是开的！”里面有人喊。卡尔气喘吁吁地推开这扇小门。“您干吗这样凶狠地敲门？”屋里说话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他几乎是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头依然埋着。从上层舱室折射进来的微弱的余光通过顶窗透进这间阴森昏暗的小室。室内非常拥挤，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沙发就摆在大个子身边，连人带物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我迷路了。”卡尔抱歉地说，“这条船真大得惊人，然而旅途中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您说对了。”大个子的语气

里带有几分自豪，但他说话时依然没放下手中的活计，也没抬头看看卡尔，而是忙着修理一口小箱子的锁具。为了听清锁钥插进锁孔的响声，他反复用手压着锁舌。“那您就进来呗！”他接着说，“您完全没有必要站在门外！”“不妨碍您吗？”卡尔问道。

“哦，您怎么会妨碍我呢！”大个子说，“您是德国人！”卡尔心里嘱咐自己放稳当些，因为他听说过好几起关于初到美国的人遭到种种不明不白的特别是爱尔兰人制造的横祸和不幸。“是，是的。”大个子回答。不过卡尔仍有些心神不定，不敢向前挪步。这时大个子突然抓住门的把手，用力一推，门“砰”的一下关上了。卡尔被他拽进房来。“我不乐意让过路人偷看里面。”他边说边修理他的箱子，“无论谁路过这儿都往里看，这受得了吗！”“这会儿走廊里没有人。”卡尔告诉他，尴尬地站在床前。

“那是现在。”大个子说。“我指的就是现在。”卡尔想，“这个人兴许很难打交道吧。”“躺到床上去吧，床够大的。”大个子的话刚落音，卡尔就非常自如地往床里面爬，同时对自己刚才企图纵身鱼跃的徒劳动作感到可笑。他刚想躺下，忽然惊叫起来：“天哪，箱子！我的箱子！”“箱子放在哪儿？”大个子问他。“甲板上，一个熟人看管着。他姓什么来着？对，对了！”他顺手从母亲为他缝制在上衣衬布里的一个秘密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布特堡曼·弗兰茨，布特堡曼。”“这箱子对您非常重要吗？”“当然很重要。”“那您为何把它交给一个陌

生人呢？”“我把雨伞忘在船上了。我是回船舱来找伞的，不愿随身拖着那口箱子。谁知道刚才迷路了。”“就您一个人，没人陪伴？”大个子问道。“是的，就我自己。”卡尔忧心忡忡地回答说。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新的念头：“也许我应该依靠他，不然我一时上哪儿去找个更好的朋友呢？”“不用说雨伞，现在您连那口箱子也丢了。”大个子把屁股移到沙发上，似乎卡尔的不幸倒给他带来了乐趣。“我相信箱子还没丢失。”卡尔说。“虔诚超度极乐。”大个子边说边用手指搔抓着他那乌黑浓密的短发，“这船上的道德观念也是变化的，它停靠的码头不同，道德观念也不一样。在汉堡，您的布特堡曼先生也许能替您看好箱子，在这儿，恐怕连人带物早已无影无踪了。”“我这就上去看看。”卡尔急了，两眼四处张望，寻找走出这间小屋的门。“您就呆着吧！”大个子用手粗暴地顶着卡尔的胸脯，顺势一搯，将他推回床上。“您究竟想干什么？”卡尔生气了。“这完全是白费力气。”大个子坦然地说，“不一会儿我也走，我们一道走。反正是两种可能：要么箱子丢了，找也白搭；要么是箱子还放在原地，等船上人走光了，我们将重新得到它。到时候还可能找到那把伞，这岂不更好吗？”“您非常熟悉这条船吗？”卡尔脸上布满了疑云，他似乎不相信这种等船上的人走光了再方便地找回失物的稳妥看法。“我是船上的司炉。”大个子说。“您是司炉！”卡尔高兴地叫起来，因为这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支起双肘，凑

过去从上到下仔细打量着这位膀阔腰圆的大汉。“我和那个斯洛伐克人一起睡过的那间舱室，正面开着一扇小窗，从窗口能看见机房。”“对，我在那里面工作过。”司炉说。“我从小就迷上了技术，”卡尔按照从小抱完的信念，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我不到美国来，我肯定会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您为什么非来美国不可呢？”“哦，什么？”卡尔故意反问，同时用手势表示他将永远告别那段不想让人知道的艳史。他满脸堆笑地瞅着司炉，象是在央求司炉谅解他的避讳。“这肯定有什么原因。”司炉武断地说。但人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他这句话是要求还是拒绝对方说明来历。“现在我也能当司炉了。”卡尔说，

“我现在想干什么行当，可以自己作主了。父母完全管不着了。”“我这个位子将空出来。”司炉非常理解地说，并将双手习惯地插进裤袋。他把套在满是褶皱的铁灰色皮裤里的僵硬的双腿甩到床上，让它们伸直。卡尔不得不往床里边挪动，直到紧贴着墙壁。“您要离开这条船？”“是的，今天就离船。”

“究竟为什么，不喜爱这工作？”“对，事情是这样，这与喜爱不喜爱倒没啥关系。不过您说的也对，我的确也不爱这差事。看来您想当司炉的念头也是轻率的，因为这活对谁来说都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我劝您别这么想。既然您在欧洲有读书的志向，干吗在这儿就不想上学呢？美国的大学要比欧洲的大学强得多。”“这很可能！”卡尔说，“但我现在在身无分文，哪有上学的钱？我曾在什么地方读到

过这样一个人，他自己白天在商店帮工，晚上学习，终于成为博士。我相信他后来当了市长。这全靠耐心和毅力。不是吗？我担心我缺乏毅力。另外，我也不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弄得不好还可能中途辍学。这儿的学校也许更严格。我几乎不懂英文。我猜想这里的人对外地人准有偏见。”“您也听说过这等事？哦，那太好了。您是我的知心朋友了。我们这艘船属于汉堡开美国的航班，是一艘德国船。在德国船上为什么不可以大声说德语呢？为什么轮机长竟然是个罗马人？他叫苏巴尔。简直叫人想不通，这条癞皮狗竟敢欺压一艘德国船上的德国人。您不信吗？”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做了个犹豫的手势，“我是为发怨愤而发怨愤。我知道告诉您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您还是个可怜的孩子。但这里太恶劣了！”他捏紧拳头接二连三地敲击桌面，同时目不转睛地瞅着拳头，“我在许多条船上做过工，”他一口气数出了二十条船的名字，就象念一个单词那样轻快，差点把卡尔弄糊涂了。“我一贯表现很好，受到赞扬，是船长非常得意的工人。我曾在一艘商船上一连干了好几年。”他抖擞精神，似乎是想告诉人们，他在商船上的这段历史是他一生的顶峰。“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就象进了囚笼，无论干什么都受纪律约束，这里死气沉沉，一切都僵化了。我在这儿毫无用处，苏巴尔总是跟我过不去，成了我的死对头，有他在就容不下我。我成了这里的懒虫，挣的是残汤剩饭，工资靠他们施舍。你懂吗？

我不……”“这真叫您忍受不了！”卡尔愤愤不平地说。他失去了理智，完全忘记了自己脚下是凶多吉少的舱板，忘记了自己是在刚刚到达的完全陌生的大陆海滨。他明明是躺在一个初相识的司炉的床上，却自以为是在德国的家里，感情十分冲动地说：

“您为这事找船长申诉过吗？”“呵，您还是走吧！滚蛋吧！我不想留您了！您不听我说话，”司炉从床上困倦地坐起来，双手捂着脸，“反而来给我出主意。我干吗要去找船长！”

“我还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卡尔心里这样想。他倒是觉得，应当想方设法去找回丢失的箱子，干吗要在这儿出这种别人讨厌的馊主意！当父亲把箱子交给他时，就曾戏谑地问卡尔：“它在你身边将呆多久？”而现在这珍贵的箱子也许真的同他永别了。他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父亲对卡尔现在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他会询问打听，但只有他同卡尔一道乘船到达纽约，船上的人才可能把情况告诉他。卡尔感到非常遗憾，因为箱子里的一切什物他都没享用过。虽然他早就该换一件衬衣了，但因为没有合适的更衣场所，就免了。现在，正值他生活的舞台刚刚揭开序幕，急需穿上干净的衣服亮相时，他却不得不披着这件肮脏的衬衣登场了。如果不是这样，箱子的丢失还不至于使他这样痛惜，因为身上的西装比箱子里的那件还强些，那只不过是一件备用的应急的旧上衣，他临行前母亲还匆匆忙忙地缝补了一次。他一直没有忘记箱子里还有一包

佛罗拉牌色拉米香肠。这是母亲的一包额外赠品，可是他仅仅只尝了其中最小的一片，因为他在旅途中胃口不怎么好，在统舱里吃那点配给的稀粥就足够了。眼下卡尔多么盼望手里有那包香肠，能恭恭敬敬地奉献给这位司炉啊。因为这类人很容易被笼络，只需对他们施点小惠就行了。卡尔这点小聪明还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他父亲几乎全凭递烟来笼络那些低级职员为他拉生意。卡尔本来可以用钱来贿赂别人，但他现在还没有把握找到那口丢失的箱子，因此暂时不能动用那笔钱。他的思路又回到了箱子上，他茫然地自我反省：早知道今天这箱子会这样轻易地丢失，旅途中他何必那样认真地看护它，以致牺牲了那么多的睡眠，这实在太使他伤心了。他回忆起旅途中的五个夜晚。一个斯洛伐克小伙子就躺在左侧隔他两个床位的铺上。他胡乱猜疑这家伙看中了他的这口箱子，总觉得这家伙在暗中窥伺，一旦卡尔因为疲倦开始打盹时，他就会趁机用那根白天从不离身，总是拿在手里把玩和操练的长手杖勾住箱子，拖到他身边去。白天，这个斯洛伐克人道貌岸然，象个好人模样，但一到黄昏，甚至还没降下夜幕，他就会不时地从床位上立起来，垂涎三尺地瞅着卡尔的箱子。卡尔心中有数，对他很警惕。好在当这些移民吵闹时有人点燃了一盏小灯——尽管违犯船规——并企图就着灯光辨认移民代办所的模糊不清的公告。每当这盏小灯离他很近时，卡尔就偷空迷迷糊糊地小睡一会儿。如果离他

太远，四周昏暗，他就只好睁大双眼忍受着，瞌睡折腾得他浑身难受，四肢乏力。可是，他的一切努力现在也许尽付东流了。这该死的布特堡曼，一旦卡尔有机会在某个地方遇见他，哼！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响声，打破了至今卡尔所眷恋的平静。这声音起初轻微短促，象小孩的脚步声，后来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他这才发现他们是一支由男人组成的默默无声的队伍。看来他们是列队行走的，在一条狭窄的过道里走动，人们仿佛还听见了武器相撞的铿锵声。这时卡尔正想在床上舒坦地伸展四肢，从对箱子和斯洛伐克人的全部思虑中解脱出来，进入自由的梦乡。他吃惊地忙把司炉推醒，要他注意听，因为那支队伍的排头似乎已经到了他们的门前。“这是颂神乐队。”司炉说，“他们在上面演奏过了，正要去收拾行李。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们可以走了，随我来吧！”他抓住卡尔的手，把那张圣母像从墙上揭下来，塞进他胸前的口袋里，提起行李箱，匆匆离开这间舱室。

“现在咱们去办公室，把我的意见告诉那里的先生们。船上已经没有乘客了，咱们可以走了。”这几句话司炉翻来覆去地说了好几遍。他走路总是慢腾腾的，尽管他的两条腿很长，却显得非常迟钝，正走着的时候，他抬腿企图踩住一只从前面横穿过去的老鼠。他不但没踩着它，反倒把那只来不及钻洞的老鼠踢进了洞穴。

他们经过厨房时，看见几个系着脏围裙的姑娘在桶边洗碗碟——也许是故意弄脏的——司炉把一个叫丽蕾的姑娘喊到面前，用手臂搂着她的屁股，拥着她走；而她也卖弄风情地将身子倒在他的怀里。这时，两个人好象融为一体了。“我给您现钱，您愿跟我去取吗？”司炉问，“干吗让我劳神呢，还是给我把钱带到这儿来吧。”那女人回答说。她和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走开了。“你从哪里捡来这么个英俊少年？”这姑娘大声叫道。司炉竟然没有吭声。她的问话逗得姑娘们哄堂大笑，以致放下了手里的活计。

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扇门前。这扇门上边有个三角楣饰，由一根小小的饰有镀金女人的柱子支撑着。就一条轮船而言这种装饰的确是够奢华的了。卡尔发现他从来没到过这里，在旅途中这里似乎是供一、二等舱的旅客使用的。现在为了清扫房间，就把这些间隔门卸下来了。在这里他们还遇上了几个男人。这些人把笊帚扛在肩上，向司炉打招呼。卡尔对这样大的热闹场面感到惊讶，因为他途中一直坐在统舱里，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长的过道，而且过道里安上了好几根电线，他还听见了小自鸣钟的永不停息的嘀嗒声。

司炉毕恭毕敬地敲了敲门。有人喊“请进”，他便对卡尔做了个手势，叫他进门别着慌。卡尔跟着他进去了，纹丝不动地站在门边，通过这房子的三扇窗子凝望着大海的波涛。波涛汹涌，他的心潮

也翻滚着，仿佛五天来他从没这样观赏过大海的雄姿。来往的巨轮对波浪的冲击略作一点退让——只是没超过自身重量所允许的限度。如果人们眯缝着眼睛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巨轮正在咆哮奔腾的海涛中摇晃颠簸。桅杆上吊着数不清的长条旗，虽然在航行中吊旗的拉线被绷得直直的，但它们仍在来回飘舞。一艘炮艇平稳而略有颠簸地从不了的地方驶过，似乎在鸣放礼炮。艇上的炮筒在烈日下闪耀着刺眼的光亮，看来它们在航行中得到了主人的精心维护和保养。从这扇门往外看，人们至少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小艇和驳船。它们成群结队地驶入巨轮之间的空隙。所有这些船的背后便是纽约。纽约以它那摩天大楼的成千上万的窗口注视着卡尔。人们站在船上的这间舱室里就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一张圆桌旁坐着三位先生，一位是身穿蓝色军服的海军军官，另两位是港口官员，穿一套黑色美国制服。桌上堆着厚厚的一叠文件，那军官首先挥笔在文件上急速地写了点什么，然后把文件递给那两位官员。一个官员时而阅读，时而摘录，时而把文件塞进皮夹，要不就支使同事作记录，而他总是不停地磨牙，发出难听的咔吱咔吱的声音。

门后的窗边放着一张办公桌，一个背朝门坐的矮个子伏在一本大开本账册上忙活着。账册的开头是用厚护书纸做封面依次缝装起来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放在他旁边的那个打开的空钱袋。

第二个窗口没啥遮拦，最便于人们向外远望。

站在第三个窗口旁边的两位先生，正在小声地交谈。一个倚着窗框，穿一套船员制服，手在抚弄着剑柄。同他谈话的那一位面向窗户，转动身子时正好挡住了对方胸前佩带的部分勋章。他穿便服，手里拿一根细长的竹拐杖，双手插腰时吊在屁股上。拐杖也象一把长剑。

卡尔不再有时间观察这里的一切，因为一个佣人正朝他们走来。佣人向司炉投来疑问的目光，象是质问他究竟来干什么。仿佛司炉不配到这地方来。司炉小心翼翼地告诉佣人，说他想同会计先生谈话。佣人没请示主人就用手势自作主张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他还是踮着脚尖往回走了，为了避开那张圆桌，他绕了个大圈，走到那位面前摆着大帐簿的先生那里。人们能清楚地看见这位先生聚精会神地听佣人诉说，随后，他终于转过身来看了看想同他说话的司炉，挥手表示绝无谈话的必要。这个拒绝接待的手势一半是做给佣人看的，一半是做给司炉看的。佣人朝司炉走回来，提高嗓门说：“马上从这里滚出去！”似乎会计已经把全权交给了佣人。

会计的答复使司炉非常丧气，他耷拉着脑袋看着卡尔，似乎卡尔就是他的心，他默默地向这颗心倾吐他的不幸和委屈。卡尔不假思索地抬腿就走，径直穿过这间房子，机敏而轻快地从那位军官的沙发旁擦过去。佣人俯着身子摊开双臂，象猎人捕捉小动物一样拦他；不料卡尔一闪身，倒比他先到了

会计的桌边。他得意地摆出牢牢站稳的架势，以防佣人企图把他拖走。

顷刻之间房子里的气氛便自然地活跃起来。那个海军军官马上起立。两个港口官员却凝神而冷漠地注视着。站在窗前的两位先生并排走了过来。佣人意识到他站的位置不合适，碍了这两位高贵的先生，于是连忙往后退了几步。司炉在门边提心吊胆地等候着，伺机在必要时出来为他助阵。会计终于不得不在他坐的扶手转椅内往右转了大半圈。

卡尔当着这些人的面从自己的秘密口袋里掏出旅行护照，摊开放在桌上，以此来介绍自己的身份。会计对他不予理睬，漠然地用手将护照拂到一边。卡尔将护照塞回口袋，象是满意地办完了他要办的手续。

“我想说，”卡尔终于开腔了，“我认为，这样对待司炉先生是不公正的。这里有个叫苏巴尔的欺压他。司炉先生曾被许多船只录用，他叫得出那些船的名字。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他勤奋，完全能胜任工作。实在看不出，他为什么独独不能适应在这条船上工作。难道这条船上的工作难度会超过商船吗？他本应得到表扬！说他不好好工作，完全是恶意中伤，压制他的进取心，败坏他的声誉。我只是笼统地说几句，把这件事告诉大家。他的特殊际遇将由他本人介绍。”卡尔演讲时转身面向大家，大家也真的在默默地听他讲话。在他看来，这些人当中倒是可能找出一个主持公道的先生，而

这位公道人不可能是那位会计先生。卡尔可能是出于狡黠才避而不谈他同司炉只是刚刚认识的朋友。另外，如果不是那位手持竹杖的先生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从而使他感到迷惘的话，他很可能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这是第一次从他站脚的位置上观察在场的人的脸色。

“他说的句句都是真的。”司炉说。谁也没有问他，甚至没有人朝他看一眼，他就把话题接过去了。司炉这种过分的急切险些捅出大漏子，幸而那位佩带勋章的先生——正如卡尔已经想到的那样，肯定是船长——显然已经打定主意要听听司炉的诉说。那位先生伸出手来招呼并冲着司炉喊道：“您过来！”他的语气之硬，可以让人用榔头敲打。现在一切取决于司炉的举动了。至于这件事的正义性，卡尔是丝毫也不怀疑的。

很幸运，司炉毕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镇静自如地把手伸进他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叠纸和一个记录本。看来他是想用实证说话。他不慌不忙地把他的证件摆在窗台上，完全不把会计先生放在眼里，径直向船长申述。在会计看来，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不能不亲自出面说话了。“这个人是有名的常有理，牢骚专家。”他斥责地揭司炉的老底，“他跑出纳室的时间比呆在机房还要多。他把苏巴尔这个埋头工作的人拖进了绝望的深渊。您听着，”他把脸转向司炉，“您这样纠缠不休，实太过分了。人们曾多次从出纳室撵走您。您全靠无理取闹挣钱！”